蜀山劍俠傳/08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八十二回　情重故人 玉羅剎泄機玄冰谷　仇同敵愾 女殃神先探青螺峪

下一回▶

寒萼、司徒平二人猶自驚疑，耳聽一個婦人說道：「太乙五煙羅乃混元老祖之物，被妖道偷來，借以爲惡。你二人辛苦半夜，本該送與你們，不過老身此時尚有用它之處。妖道已被我飛劍所斬，此寶暫借老身一用，異日東海相見，再行歸還。下面尚有人待爾姊妹相救，快查看吧。」說罷，聲音寂然。寒萼知道暗中出了能人，急忙放出紫光，飛身往空中觀看，哪裏有半個人影。招呼了兩聲「上仙留名」，不見答應，祇得下來。走到柏木樁上一看，妖道業已被人斬成兩截。九個木樁空着一個，那幾個業已死去，僅剩屍身綁在上面。祇那女孩不曾死，見二人近前，不住口喚「大仙救命」。寒萼近前將她解救下來。那女孩跪在地下，叩謝了救命之恩。一面哭訴經過，說她還有個兄弟虎兒被困在妖道洞內，務求大仙開惻隱之恩，救她兄弟一命。寒萼見南姑在這九死一生之際應對從容，神志一絲不亂，知道是個有根器的幼女，十分愛憐。問了姓名之後，一聽洞中有兩個小道童，妖道並無餘黨，恐怕走開和紫玲相左，便想等紫玲來了再去援救。正和那女孩問長問短，紫玲帶了文琪、輕雲隨後動身，還以爲寒萼早走多時，一定還在前面，不想在空中看見神鷲飛翔，纔跟蹤下來，險些錯過。

當下幾人會合之後，直往青螺山進發。雖然紫玲法術靈異，因爲寒萼救人，在途中耽誤些時，等到趕到川邊，業已大亮。祇見羣山綿亘，崗嶺起伏，糾纓盤鬱，積雪不消，雄偉磅礴，氣象萬千，與南中名山又是不同。行了片刻，紫玲收了法術，忙請女空空吳文

琪與苦孩兒司徒平看護章氏姊弟與于、楊二人，自己同了寒萼、輕雲去救英瓊、若蘭。輕雲偶問紫玲道：「前面就是青螺麼？」紫玲聞言大驚，答道：「這裏是大烏拉山的側峰，難道姊姊也和妹子一樣，此地尚是初來麼？吳姊姊呢？」輕雲道：「她也不知道，僅從家師口中得知青螺在川邊，來時匆忙，未及細問。起初見寒萼姊姊搶着要先走，姊姊又是胸有成竹，以爲一定知道。不想彼此都錯認作是識途老馬，這可怎麼好呢？」紫玲道：「妹子青螺雖未來過，先前卻隨家母到過川邊，知道青螺伏處萬山深谷之中，離康定雪山不遠，在大烏拉山的西北。心想照我們這種走法，趕到烏拉天還未亮，正可停下來商量，分二人去迎接李、申二位姊姊，由二位姊姊中再分出一位領了餘下二人去探青螺。如果能在李、申二位姊姊未被困時遇上，將她們接了下來，豈不省事？誰知舍妹會在半途中惹事，耽誤些時。彼時妹子就想問明二位姊姊路徑，直接趕赴青螺，一則時間太已匆迫，二則此去尚不知敵人虛實深淺，又帶了這四個孩子，還是到了大烏拉下來安頓好了再去，比較穩妥。現在既是大家都不認路，天已不早，事不宜遲，請姊姊帶了舍妹做一路，妹子一人做一路，分頭往西北方尋找吧。」說罷，三人也無暇再談，輕雲、寒萼先雙雙飛起。紫玲自比她二人神速，腳一頓處，排雲馭氣直昇高空，順着大烏拉山西北方留神往下一看，竟是山連山，山套山，如龍蛇盤糾，蜿蜒不斷，望過去何止千百餘里。雖在端陽藻夏之際，因爲俱是高寒雪山，除了山頂亙古不融的積雪外，寸草不生，漫說人影，連個鳥獸都看不見。紫玲救人心急，飛行迅速，不消片刻，已飛過了三數百里。正在心中煩躁，忽然看見西北角上涌起一座大山，形勢非常險峻，也不知是青螺不是。正在心中盤算，已飛到了近山一座高峰上。猛低頭往下一看，峰右側不遠現出一片平地，大道旁邊有一座大廟，廟側還有樹木人家，祇不見一個人影。剛想停雲下去打聽，猛聽一聲鵬鳴，從左側峰下面飛起一隻渾身全黑的大鵬，兩隻眼睛金光四射，展開兩片比板門還大的雙翼，乘風橫雲，捷如閃電一般，正朝紫玲腳下飛過，投往東南一座高峰後面落了下去。飛過時喫那鵬兩翼的風力，竟把紫玲腳下蕩了兩蕩。暗想：「這隻鵬決非凡品，不知比神鷲道力如何？」正想間，忽然心中一動，猛想起久聞李英瓊得了白眉和尚座下鵬，這鵬適纔飛得那樣快法，又不住地回顧，莫非是李、申二人就在下邊被困，神鵬抵敵不過，逃出來去請救麼？想到這裏，決定先趕到峰那邊去看個動靜再說。這峰原本羣山環抱，凌雲拔起，非常之高。紫玲剛剛飛上了峰頂，祇見下面景物清幽，雜花野樹，滿山滿崖都是。深谷內黃塵漠漠，紅霧漫漫，圍繞着一片五六畝方圓的地方。紅霧中隱隱看見一道紫光，像神龍捲鬚一般不住夭矯飛舞。這時日光已漸漸昇起，黃塵以外卻是許多奇花異草，浴着晨霧朝曦迎風搖曳，依舊清明。知是有人賣弄妖法，正要酌量如何下手。忽聽對面兩聲嬌叱，一道劍光，一團紅光，直往自己站的峰腰中飛來。紫玲擡頭一看，正是寒萼、輕雲二人站在對面山崖上。寒萼也看見紫玲站在這邊峰頂，高聲說道：「姊姊休要放走了你腳底下牢洞內的妖僧！」言還未了，紫玲站的半峰腰上已

飛出一條似龍非龍的東西，與寒萼、輕雲放出來的紅光、飛劍迎個正着。

紫玲心中正埋怨寒萼又是性急不曉事，此來救助李、申二人最爲要緊，如今尚未察出下落，冒昧與人動手，若果下面紅霧黃塵之中困的不是李、申二人，豈不又要誤事？但是事已至此，敵人發出來的法寶連寶相夫人煉的金丹至寶都能支持，可見是個勁敵，怎好袖手旁觀。當下不敢怠慢，先將自己父親遺留極樂真人所賜的顛倒八門鎮仙旗取出，按部位放起，以防敵人逃逸。飛身到了對面一看，半峰腰上有一個一人多高的石洞，洞前是一塊平伸出去的岩石，上面坐着一個豹頭環眼、獅鼻闊口的番僧，穿着一件烈火袈裟，赤着一雙腿腳，手中捧着一個金鉢盂，面前有一座香爐，裏面插了三支大香，長有三尺，端端正正合掌坐在那裏。紫玲剛要張口問話，忽聽一陣風聲，鵰鳴響亮。擡頭一看，正是適纔所見那隻金眼黑鵰飛回。鵰背上影綽綽好似坐着三個人，漸近漸真，那鵰也飛往紫玲等站立的所在落下，鵰背上的人業已飛身跳下。原來是一男二女，俱都是仙風道骨。紫玲、寒萼等因一面要對付妖僧，未及看真。來的三人中有一個年紀較長的女子早首先說道：「想不到輕雲妹子也在這裏。英瓊妹子定是失陷在下面，適纔神鵰朝我哀鳴，我三人纔得知道。這兩位姊姊定非外人，我等救了英瓊再行見禮吧。」言還未了，那年歲較幼的一個早取出一面鏡子，一出手便有百十丈金光，直往下面黃塵紅霧中照去。不想那妖法十分厲害，金光雖然將黃塵消滅，那紅霧依舊不減，反像剛出鍋的蒸氣一般直往上面湧來。紫玲已聽出李英瓊困在下面。看來人形狀言談，想必有齊靈雲姊弟在內。勢在緊迫，忙喊：「妖霧厲害，諸位姊姊後退一步，待妹子親身下去，將李、申二位姊姊救出。」隨說，手中取出一面小幡一晃，蹤跡不見。不到一會兒，衆人面前忽然多出兩個女子。這來的一男二女，正是靈雲姊弟與女神童朱文。救上來的正是英瓊、若蘭，業已中了妖法，昏迷不醒。

原來靈雲等自從接了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齊漱溟的飛劍傳書，先數日動身趕到青螺附近一座山中落下，金蟬便叫神鵰回去。朱文道：「瓊妹又不等着騎，我們暫時借它一用多好，何必這麼早就忙着打發回去呢？」金蟬趁靈雲未在意，悄對朱文使了個眼色，說道：「我們大家都在凝碧崖洞天福地相聚得多熱鬧自在，偏這回教祖單叫我們幾個來，姊姊做事又太持重，李、申二位姊姊再三求着要來，都執意不允。如今撇下他們在凝碧崖豈不煩悶？原說神鵰將我等送到就放回去。瓊姊把這鵰視若性命，來時又未言明，還是讓它飛回去，給崖中諸位解解悶的爲是。」朱文已明白他的用意，抿嘴笑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倒顯出我有點自私之心了。」金蟬方要答言，靈雲道：「文妹、蟬弟不要再談閒話。雖說離端陽還有數日，時間暇豫，青螺魔宮我等並未來過。聞說青螺伏處萬山深谷之中，不易找尋，這還不難；祇有敵人方面能人甚多，我們不知虛實深淺，須得先去探查一番

纔是。這裏到處都是亙古不化的積雪，寸草不生，雖說我們不怕高寒，到底無趣。我在成都曾聽玉清大師說，她有一個昔年同門女道士女殃神鄭八姑，如今已改邪歸正，祇爲性情高傲，不願附入各派，單獨在這山腰中石洞內隱居，與玉清師太情逾骨肉，淵源甚深，倘將來有事西藏，儘可前去請教盤桓。玉清師太原是一句隨意閒話，我留神問明瞭路徑同進見之法，不想今日倒用得着了。」金蟬道：「既有這樣有本領的高人，我們還不快去拜見，祇管呆在這裏作甚？」靈雲道：「你先不要忙，待認明瞭方向再說。」說罷，先看了看山勢的位置向背，帶了金蟬、朱文，往偏西一條深谷內走了下去。

靈雲等上的這座高山，名叫小長白山，積雪千尋，經夏不消，地勢又極偏僻，從來就少人迹。靈雲想起了玉清大師說的路徑，便帶了金蟬、朱文往下尋找。剛剛走離谷地一半的路，忽聽轟隆一聲巨響。回頭一看，最高峰頂上白茫茫一大團東西，如雷轟電掣般發出巨響，往三人走的方向飛來，經過處帶起百丈的白塵，飛揚瀰漫。靈雲知道是神鵰起飛時兩翼風力扇動，山頂積雪奔墜，聲勢宏大驚人，捷如奔馬而來。三人都會劍術，連忙將身剛得飛起，回顧下面，眼看大如小山的雪團正從三人腳底下掃將過去，溜奔谷底。滾到離谷底還有百十丈高下，被一塊突出的大石峰迎撞個正着，又是山崩地裂一聲大震過去，便是沙沙嘩啦之聲。兀的將那小山大小的大雪團撞散，激碎成千百團大小冰塊雪團，映着朝日，幻出霞光絢彩，碎雪飛成一片白沙，緩緩墜下，把谷都遮沒，變成一片渾茫。那座兀立半山腰的小峰也被雪團撞折，接着又是山石相撞，發出各種異聲。三人重又落下。朱文道：「我纔說這裏祇是上頭一片白，下頭一片灰黃，寸草不生，枯燥寒冷，比凝碧崖洞天福地差得太遠，還沒想到會看見這種生平未見的奇景，也可算不虛此行了。」靈雲道：「你還說是奇景，幸而我三人俱會劍術躲避得快。你看那小峰，方圓也有畝許大，七八丈高，竟被雪將它撞斷。要是常人，怕不粉身碎骨，葬身雪窟纔怪呢。祇是我們遠客初來，便被我們的鵰翼扇出這種奇觀，我們倒看了好景色，不知可會惹主人不快麼？」三人正在談笑之間，谷下面有一個女子聲音說道：「何方業障，敢來擾鬧？有本領的下來，與我相見！」言還未了，谷下忽然捲起一陣狂風，那未落完的雪塵，被它捲起一陣雪浪冰花，像滾開水一樣直往四下裏分涌開去。不一會兒，餘雪隨風吹散，依舊現出谷底。朱文、金蟬聽下面出口傷人，早忍不住駕劍光飛身直下。靈雲恐怕惹事，連忙飛身跟了下去。

二人到了谷底一看，近山崖的一面竟是凹了進去的，山雖寸草不生，谷凹裏卻是栽滿了奇花異草，薜蘿香藤，清馨四溢，令人意遠。再找發話的人，並沒有一個人影，谷凹中雖然廣大高深，祇正中有一個石臺，旁邊臥着幾條青石，並沒有洞。靈雲朝朱文、金蟬使了個眼色，朝着石臺躬身施禮道：「我等三人來尋鄭八姑，誤驚積雪，自知冒昧，望

乞寬容，現出法身，容我等三人拜見一談，如何？」說罷，便聽那女子聲音答道：「我自在這裏，你們看不見怨誰？」言還未了，靈雲等往前一看，石臺上坐着一個身穿黑衣的女子，長得和枯蠟一般，瘦得怕人，臉上連一絲血色都沒有。靈雲躬身道：「道友可是鄭八姑麼？」那女子答道：「我先前以爲又是那賊禿驢來和我生事，不想卻是三位遠客。我看你等生具仙根，一臉正氣，定非特地來找我麻煩之人。恕我參了枯禪，功行未滿，肉軀還不能行動。你們尋八姑作甚？說明了來意，我再對你們說她的去處。」靈雲道：「我名齊靈雲，乃乾坤正氣妙一真人長女，同了舍弟金蟬、師妹朱文，奉命到青螺有事。因以前在成都辟邪村玉清觀見着優曇大師門下玉清師太，說起八姑大名，十分傾慕，便道來此拜見，並無他意。」那女子聞言，瘦骨嶙峋的臉上，竟透出了一絲絲笑意，答道：「三位嘉客竟是玉羅剎請你們來的麼？我正是八姑。恕我廢人不能延賓，左右石上，請隨意落座敘談吧。」三人各道了驚擾。坐定以後，鄭八姑道：「我祇恨當初被優曇大師收伏時一時負氣，雖然不再爲惡，卻不肯似玉清道友苦苦哀求拜她爲師，以爲旁門左道用正了亦能成仙。不幸中途走火入魔，還虧守住了心魂，落了個半身不遂，來參這個枯禪，受了欺負。如今眼看別人不如我的，倒得成正果，始知當初錯了主意。我因喜歡清靜，纔選了這一個枯寒荒僻所在修煉。我坐的石臺底下有一樣寶貝，名爲雪魂珠，乃萬年積雪之精英所化，全仗它助我成道。不想被西藏一個妖僧知道，欺我不能轉動，前來劫奪。我守着心神，不離開這石臺，他又奈何我不得。同我鬥了兩次法，雖然各有損傷，終於被我佔了上風。他氣忿不過，用魔火來煉我。我情願連那雪魂珠一齊煉化。煉了一百多天，我正在危險之際，恰好玉清道友前來看我，替我趕走了妖僧。她如要晚來十幾天，我便要連人帶珠被魔火煉成灰燼。承她故人情重，陪我談了好多天；又去運了許多奇花，栽植在這玄冰窟內。裏面俱非山石，乃是千年玄冰凝結，長年奇寒，一到日落西山，四面罡風吹來，奇冷刺骨。每年祇四月半起至七月半止，纔能見得着日光，有一絲暖意，所以寸草不生。此地花草下面有靈丹護根，纔能亙古長青。玉清道友對我說，她曾向優曇大師代我求問前途休咎，說我要脫劫飛昇，須等見了二雲以後。我也曾靜中參悟，都是以前造孽，纔有今日。如今罪也受夠了，難快滿了，算計救我的人也快來了，每日延頸企望，好容易纔盼到道友至此。尊名已有一個雲字，還有一位名字有雲字的人，想必也是道友同門至契，不知道友可知道否？」

靈雲道：「同門師姊妹中資質比較高一點的，祇有黃山餐霞大師門下的周輕雲妹子，要請她來也非難事。若論道行，都和我一樣，自慚淺薄，要助道友脫劫，祇恐力不從心。不知玉清大師可曾說出如何救法麼？」鄭八姑道：「道友太謙。玉清道友也曾言過，二雲到此，爲的奉命除魔，在魔宮中遇見一位前輩奇人，得了一樣至寶和兩粒靈丹，再借二位道友法力熱心，我便可以脫劫出來了。」靈雲道：「既然事有前定，祇要用得着綿

力，無不盡心。就是我等此來，也是爲破青螺，相助一位道友脫難。但是此地從未來過，又不知敵人深淺虛實，特來請教。道友仙居與青螺密邇，想必知之甚詳，可能指示端倪麼？」鄭八姑道：「若論青螺情形，我不僅深知，那八個魔崽子還是我的晚輩呢。當初他們的師父神手比丘魏楓娘，原和我有許多淵源。自從我閉門思過隱居此地，不知怎地竟會被她知道，前來訪我數次，想拉我和她在一起。彼時我雖然未走火入魔，已是同她志趣不投，推託自己此後決意閉戶潛修，不再幹預外務，婉言拒絕了她。她終不死心，數次來絮聒。最末一次來，正趕上我用徹地神針打通此山地主峰玉京潭絕頂，直下七千三百丈，從地竅中去取那萬年冰雪之英所凝成的雪魂珠。她見我得此至寶，又歆羨又嫉妒，竟趁我化身入地之際，用妖法將潭頂封閉，想使我葬身雪窟，她再設法將珠取去。不知我已有防備，再加尋珠到手，妙用無窮，她那點小伎倆，如何能將我禁錮？我因她徒黨甚多，不願和她明裏翻臉，祇將潭頂轟坍，我從冰山雪塊之中飛身而出。她見我破了她的玄虛，纔息了妄念。我雖裝作不知，她豈有不明白之理？坐了一會兒，自覺內愧，忽然起身對我說道：『人各有志，不便相強。青螺相去咫尺，我們俱是多年老友，我的徒弟甚多，希望你當前輩的人遇事指教照應，這想必可以請你答應了吧？』她這種小人之心，明是見害我不成，她正圖謀大舉，我住在她的鄰近，怕我記仇去尋她生事，探探我的口氣。明人一點就透，我便說祇要人不犯我，我不但不管閒事，決不離開此地。照應既無所用其力，爲人利用去妨害他人也決不做。她纔走去，從此就沒有再來。不久我就走火入魔，心在身死，不能轉動，老防她來尋我麻煩。直到玉清道友來對我說道，纔知被令慈妙一夫人在成都將她斬首，纔去了我的心病。論理我應當遵守前言，不該趁她死後，幫助外人對付她的徒弟。但是那用魔火煉我的番僧，就是八魔新近請來的同黨。因爲這次正派同他們爲敵，謠傳乾坤正氣妙一真人的金光烈火劍，業已在東海煉成，無論何派的飛劍，遇上便化成頑鐵消融。知道祇有我的雪魂珠能夠抵敵，先由那番僧和我明要未允，又來搶奪，差點將我多年苦修的道行毀於魔火之下。他們既能食前言，我豈不可背信？無奈我身體已死，不能前去，祇能略說他們一點虛實罷了。」靈雲等連忙齊聲稱謝。

八姑又道：「青螺雖是那座大山的主名，魔宮卻在那山絕頂中一個深谷以內。這裏縱橫千餘里，差不多全是雪山。祇魔宮是在溫谷以內，藏風聚氣，不但景物幽美，草木繁滋，而形勢之佳更爲全山之冠。那谷是個螺絲形，谷口就是螺的尾尖，曲折迴環，走進去二十多里，纔看得見谷道。外面的人不易看見裏面。雖然諸位飛行絕迹，進去尋找魔宮並不算難。但是他們必利用天然形勢，隨地佈置妖法，若果沒有防備，也難免不遭暗算。諸位此來，是否準備就去？我好早去準備。」靈雲便把接着飛劍傳書，纔得知趙心源五月初五魔宮赴約之事，這位趙道友想必尚在路上，自己意欲先去探個虛實，再迎上前去

與趙道友相見一面等語，說了一遍。八姑道：「三位來時，走的是西北雲中直路。趙道友既和人相約，定知路徑，當由川藏官道旁一條捷徑而來。那條路上梵宇甚多，趙道友如在端陽前趕到，定要先尋住所，到時明張旗鼓前去赴約。祇須明後日由二位中分出一位，前往東南那條人行路上尋找，便可相見。至於到魔宮去探聽虛實，我看現在他們竟敢和峨眉爲敵，請的能人一定不少。並非我小看三位道友，實因我將來脫劫，全仗諸位道友，意欲請道友代我看護頑軀，不要遠離，我將元神遁化，親去探看虛實。舊遊之地，比較能知詳細，即使遇見妖法，也容易脫身回來。道友以爲如何？」靈雲聞言大喜，稱謝道：「我等因爲事要機密，不便另尋寺觀投宿，雪山高寒，又少山洞，難得道友不棄，正想在仙居停足數日，冒昧不便啓齒，不想道友如此熱腸肝膽，真令人感謝不盡了。」八姑道：「此後借助之處甚多，無須太謙。不過我已是驚弓之鳥，我這一副枯骨，不得不先用障眼法兒隱去，全仗三位道友法力護持了。」說罷，一晃眼間，石臺上仍是空空如也。三人知八姑已神遊魔宮，暗暗驚異，各人輪流在石臺旁守護，分別在谷中玩賞風景，並不遠離。

日光一晃消逝，有回山雪光反映，仍是通明。三人談了一會兒，俱在石臺旁坐定用功，靜候八姑消息。半夜過後，八姑仍未回來。朱文道：「怎麼八姑由申正走，到如今還不見回來哩？」金蟬道：「我也正擔心她連自身尚不能轉動，還去冒這種大險，姊姊不該答應她去。我們在此枯等，難受還不要說，要是人家出了事，纔對不起人哩。」靈雲道：「你真愛小看人。八姑與玉清大師同門，要論以前本領，還在玉清大師之上，又在此潛修多年，她如不是自問能力所及，如何會貿然前去？我並非依賴別人，自己畏難偷懶，實爲她情形熟悉，比我們親去事半功倍。難得她又如此熱心，要是謝絕她這一番好意，聽玉清大師說過，她性情率直，豈不反招她不快麼？承她一番相助誠意，將來助她脫劫，即使我和輕雲妹子力不能及，也定去求母親給她設法，好歹也助她成道便了。」三人又談了一陣，不覺到了天明。靈雲也起了驚慮之心，已商量分人前去探看。忽聽石臺上長吁了一聲，八姑現身出來，好似疲乏極了。三人道了煩勞，八姑祇含笑點了點頭。又停了一會兒，纔張口說道：「魔宮果然厲害，大非昔比，我也差點閃失。此番不但知了他的細情，還替三位代約請了一位幫手。那位趙道友，我已探出他同行諸位劍仙住在大道旁一座喇嘛廟中。三位少時尋去，便可見面商量進行。」八姑剛要將探青螺之事詳細說出，忽聽山頂傳來幾聲鵰鳴，十分淒厲。金蟬和神鵰處得熟了，聽出是它的聲音，又知道英瓊、若蘭二人要隨後趕來，不由喫了一驚。